

布拉烏曼短篇小說集

新文藝出版社

布拉烏曼短篇小說集

吳濟群 譚寶慈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收集了魯多爾弗·布拉烏曼的十一篇短篇小說。這十一篇小說大都以十九世紀拉脫維亞的農村生活為題材。作者著重地暴露了當時農村中地主、富農的殘絕人性和荒淫無恥，對他們的內殘、貪鄙，表示了強烈的憤恨，同時作者又以無限的同情描述了貧雇農在殘酷的剝削下的血淚交流的悲慘生活，刻劃出了農村中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和鬥爭，反映出了歷史社會的真實情況。

Рудольф Блауман

РАССКАЗЫ

根據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1 年版本譯出

布 拉 烏 曼 短 篇 小 說 集

魯多爾弗·布拉烏曼著

吳濟群 譚宝慈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字第壹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1118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7 5/8 字數 149,000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7,000 定價 (C) 0.60 元

魯多爾弗·布拉烏曼

魯多爾弗·布拉烏曼於一八六二年誕生在維德節姆，是拉脫維亞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他的父親在一個地主的莊園中當廚司，母親是侍女。在未來的作家出生幾年以後，他的父母租下了一片不大的莊園，布拉烏曼在那裏度過了一生的大部分時間。

布拉烏曼開始是在一所私立學校裏受教育的，隨後入里加的一個商業學校，畢業後到一家商行工作。但是辦事員的工作遠不能滿足這個天才的青年人。他把全部空閒的時間都花在讀書和自學上。也就在這個時期，他開始走上文學的初階。一八八二年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說問世了，不久布拉烏曼就辭却了他所厭惡的商行職務。他在父親的莊園中住了好幾年，助理家務並致力於自學。

一八八五年布拉烏曼再度出來供職，這一次是在一家巨大的地主莊園——柯克聶塞——當文書。布拉烏曼在那裏寫出了一些優秀的描述祖國大自然的抒情詩。但是這位年青的作家沒有局限於單純讚賞森林和田野的絕美景物。他以藝術家的銳利目光觀察着周圍的農民和雇農們的生活，和他們結成了十分密切的友誼。他對於殘暴頑固的統治者却完全是另

一種態度：年青的文書不止一次地和他們發生衝突，事情的結局是布拉烏曼被解雇了。

在雙親莊園裏度過的以後的三年中，布拉烏曼大量地寫作。他的短篇小說、詩歌、劇本、雜文相繼問世。

從一八九〇年起布拉烏曼成為幾家報紙的經常撰稿人，並遷居到里加去，隨後他接受當時拉脫維亞最進步的報紙之一彼得堡新聞^①的邀請遷居彼得堡。

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前夜，一九〇四年布拉烏曼回到了拉脫維亞。布拉烏曼沒有直接參加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鬥爭，但是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六年的時期中他寫出了好些旨在反對俄國沙皇制度的尖銳的諷刺作品（亞力山大王子的降生、普列威、哀樂、上校的葬禮、年老的檢查官等等）。

一九〇六年布拉烏曼的舊疾——肺病——嚴重發作，一九〇八年他在芬蘭的一所肺病療養院裏逝世。

布拉烏曼創作的中心主題是他的同時代的拉脫維亞農村的生活。

在上一世紀的九十年代，正當魯多爾弗·布拉烏曼開始走上自己的創作道路的時候，在拉脫維亞無論是經濟上，或是社會生活上都是根本解體的年代。拉脫維亞農民階級分化的過程，從德國領主的農奴制度下的相同的羣衆轉變成擁有土地的和沒有土地的農民的這一過程（從一八四八年改革之後

① 當時拉脫維亞的進步人士於一八六二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拉脫維亞報紙。它對發展當時拉脫維亞文化起了重要作用，後因受圖書檢查的迫害，於一八六五年停辦。——譯者

開始，尤其是從一八六三年起）在這些年代中變化得特別劇烈。

農奴制廢除後，以前在德意志貴族領地上的農奴們實際上並沒有得到任何自由。有能力從地主那兒贖取土地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農民。相反的，絕大部分的農民要從父親和祖父流過汗水的一小塊土地上被驅逐出去，變成了雇農，而最幸運的是成為那些地主和大富農的小佃戶，這些地主和富農在拉脫維亞的譯名是“卑俗的男爵”。佃戶們想獲得一小塊私人的土地的指望通常會像肥皂泡沫一樣的破滅掉。地主或是鄰近的富農總是找機會把負債累累的勞苦農民從林邊和沼澤附近的處女地上驅走，把他們的田地歸併在自己的土地內。

因而，在二十世紀之初，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前夕在拉脫維亞的農村中存在著兩種力量：一方面是地主（主要是德國人）和土地擁有者大富農們，而另一方面是受到他們嚴重剝削的雇農、互分制農民^①、佃戶和貧農們。

魯多爾弗·布拉烏曼的優秀的小說和劇本反映了拉脫維亞農村的分化以及窮人和富人、雇農和莊主之間的相互關係。

現實主義藝術家的筆描繪了當時拉脫維亞農村生活的一幅真實的圖畫。在有錢的莊園主人的和平的烟幕下最殘酷的剝削主宰著一切。精明的主人盤算著雇農的每一分鐘的空閒時間，而有錢的女主人則計算著男女雇農們放進口去的每一塊食物。

① 互分制的農民須將農作所得的實物和地主互分。——譯者

在布拉烏曼的短篇小說和劇本中所刻劃出的富農是貪婪和殘忍的。他們不僅是對待雇農或者淪為赤貧的鄰居殘忍，甚至對待親生子女也是沒有人性的（短篇小說拉烏杜彼太太、羅密歐與朱麗葉）。他們深信金錢可以買到一切：法律呀，榮譽呀，正義呀，甚至於愛情。有錢的拉烏杜彼太太沒有想到在她所要“降福”的這個雇農的身上會有某種不能收買的感情。有錢的老頭莫爾尼葉克和拉烏斯克用金錢收買年青的女雇農的愛情（春之霜、最幸福的人）。他們甚至在死神的面前還是不忘記利益（短篇小說在死亡的陰影下中的柴立克）。

作家全部的同情心無疑是在窮人這方面；布拉烏曼塑造了一系列貧農和雇農的深刻動人的形象。

但是在表現作品的正面的主人公方面，正好也非常有力地說明了藝術家在政治思想上的局限性。布拉烏曼不能看清那引導蘇維埃聯盟內各族人民走向幸福的唯一道路——革命鬥爭的道路。事實證明，拉脫維亞農村中的無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中表現出一股巨大的革命力量，然而在布拉烏曼的小說中描繪出的雇農却滿足於瑣細事兒。他們對錢袋和殘酷的剝削不是用鬥爭，而是用道德上的優勢來與之相抗衡。

但是，雖則布拉烏曼沒有能達到對社會問題的高度概括，他的全部創作即使在今天仍舊有着極大的價值，因為在那裏面反映出了革命前拉脫維亞農村生活的許多客觀事實。

苦難的雇農的命運的鮮明圖畫、對平凡人們和窮困勞動者的熱愛、對人民日常生活的豐富知識、語言的豐富多彩——

所有這一切使得他的小說對於蘇聯讀者是親切而可以理解的。

節譯自原書勃柳非里德所著介紹文

目 次

喬多爾弗·布拉烏曼	1
-----------------	---

在死亡的陰影下	1
---------------	---

拉烏杜彼太太	29
--------------	----

羅密歐與朱麗葉	59
---------------	----

野草	94
----------	----

能言豬	110
-----------	-----

襪子裏的錢	127
-------------	-----

一匹馬、三頭牛和一百盧布	145
--------------------	-----

三人舞	159
-----------	-----

最幸福的人	185
-------------	-----

在坟地裏	203
------------	-----

獅子狗和牠的災難	213
----------------	-----

在死亡的陰影下

西南風刮個不停，巨大的冰塊在海上越漂越遠。

冰塊上有十四個漁夫和兩匹馬。漁夫們在打洞撒網，誰也沒發覺到冰塊慢慢地離開岸了。直到已經無法解救的時候才發現了這種情況。一匹馬忽地奔向岸邊；卡爾林，一個十六歲的小伙子，騎在另一匹馬上追逐着牠，在追上的當兒，才發現冰塊已經脫離了岸邊。卡爾林飛快地馳回來，告訴同伴們所發生的事情，大夥立刻衝到冰塊的邊緣，然而，要游到岸邊已是沒有一點兒可能了。尤利斯·斯卡拉的家裏有妻子和三個孩子等着他，他絕望地跳下了水，當着伙伴們的面在離岸不遠的地方沉入了水底。

這樣過了好幾個鐘頭，冰塊還是那樣不知不覺地愈漂愈遠……

雖然由於一時的恐怖所引起的蒼白神色，已經從漁夫的臉上逐漸消去，但是每個人還都顯出沮喪的樣子。他們都是愁眉苦臉，眼睛裏閃現出內心的絕望。

他們知道，他們不僅是每一分鐘離開海岸越來越遠，而且離開生命也越來越遠了。

漁夫們散成幾堆，輕聲交談着。在卡爾林的周圍擠着最

年青的沒有結過婚的人：古爾比斯、比爾金巴烏姆和亞尼斯·達爾達——全是些身材高大、寬肩闊背的健壯的小伙子。卡爾林已經把他怎樣奔馳過去，怎樣發現了不幸事故，以及當時冰塊漂離海岸已有多遠等情況說了有好幾遍了。

“你可以游到岸上去嗎？”比爾金巴烏姆問。

“我想，可以的，”少年回答說。“水自然冷得很，但是我想，可以游過去的。”

“唉，可惜！要是知道，反正是完蛋……反正我們……你倒不如去碰碰運氣看……”

“也許，會落得像斯卡拉那樣，”亞尼斯·達爾達說道。

“倒是可能……但是，我想可以成功的。”卡爾林嘆了口氣。“要是脫下短皮襖，集中精力……”他的眼眶裏滿含着眼淚。

“唔，得啦，得啦，”比爾金巴烏姆安慰着他。“也許情況還會好轉呢。風向一轉，人們會出來尋找。別難受啦。”

少年用手掌在凹進去的兩頰上抹了一把。

“我並不難受。”

在他們的旁邊站着一個高大而瘦削的老頭，他生着一張黝黑的面孔，粗硬的大鬍子和茨岡人一樣的鼻子。他目不轉睛地瞅着站在他前面的一個駝背的男子，這人將兩手抄在背後，看上去並不比老頭年青多少。這是楚布克和他的兒子盧基斯。

結過婚的年青男子站成另外一堆：魁梧的美男子格林塔爾，結實的、有着非常飽滿和紅潤的面頰的斯卡潘，蒼白和斯

文的斯克拉斯狄恩和寬肩的西里斯。

年老的達爾達跟上了年紀的單身漢斯吐爾談話，柴立克和古爾路姆在一旁站着。

在結過婚的一夥人裏面，格林塔爾無論聲音和神氣都很突出。幾乎是他一人在講話——自己提出問題來，自己又來回答。他的舉止顯得豪邁和自信，於是所有的眼睛全都朝着他。

“多的是，多的是，假使我們漂上兩三天，”他說話的那種自信的聲調，彷彿他不是在冰上，而是在船上，而且他又是這隻船的船長似的。“即使再拖延一兩天……柴立克那車魚——準夠吃的，恩，要是不夠，就宰馬。”

“對，”斯克拉斯狄恩肯定說，擠出了一絲沒有生氣的笑容。斯克拉斯狄恩說話時總喜歡帶上一些談諧的意味。“就宰馬；據說，馬的肉頂香。”

斯卡潘的紅紅的嘴唇歪成一副嫌惡的怪相，西里斯露出一臉的反感。

“呃，現在我們反正還吃不上牠，”格林塔爾打諢說。

“在吃的時候，西里斯準會第一個要頂大的一塊，”斯克拉斯狄恩接着說。“你肯不肯把自己的一份讓給我？”

“什麼讓不讓的，”西里斯不高興地回答說。“不得不吃的時候——就吃吧。但是有好久不聽說這種事啦。前年，真的，在雅姆布爾嘴附近的什麼地方，冰塊上的漁夫曾被刮到海裏去，——但是過了三天他們重又回到了岸邊。”

“是啊，”格林塔爾證實說。“我去年在報紙上看到過薩阿

臘馬島發生的類似事件。鄰近的庫爾捷姆斯基海岸也出過這種事，只是在我們這一帶到現在還沒聽說過有這種事吶。”

“我的爸爸講過這種事，”老達爾達朝人羣轉過身子。“我現在記不清了，不知是九個、是十個、還是十一個人在那次送了命。”

“送了命？”斯克拉斯狄恩重又問道。“送了命？”

“是的，是送了命，”老頭兒悄聲地重說了一遍，他那黯淡無光、腫脹發紅的眼睛盯在兒子亞尼斯身上。

大夥都黯然無語，彼此誰也不瞧誰。人們都爲這極大的不幸，同時也爲這種極大的恥辱感到羞愧。

“喂，”格林塔爾停了下說道，“我們居然也會發生像所講的那種事嗎？這個我可不相信。我總覺得，這將是……嗯，簡直……是一次可怕的海上航行。一開頭我感到周身發冷……這可不是開玩笑吶……但是現在……你們只要想……我們這裏不是有十四個男人嗎，而在十四個男人裏面——一個，兩個……四個，六個，八個——八個精壯的小伙子……難道我們就這樣不明不白地送了命嗎？不，這是不可能的事。”

格林塔爾深沉有力的聲音是這樣富有信心，使得大夥的面孔全都開朗起來。雖然他的話並不能使大家相信——因爲大夥都很清楚地懂得：單是青春和力量也未必救得了這個厄運，但終究還是樂於聽到這種堅強的聲音，它是如此堅決地道出了每個人心底的願望。

“這是不可能的，”格林塔爾又重複說了一遍。“我的妻子在碰上倒楣事前，總是會做噩夢的……說真的……而今天早

上她根本沒對我提起過這種事。你們只要瞧比爾金巴烏姆：難道老天爺會讓這樣的小伙子死去。喔，其餘的人也總還是有用的呀。”

比爾金巴烏姆溫柔地笑着，望望這個，望望那個。他有一雙非常明亮的、逗人愛憐的稚氣的眼睛，在他的紅潤的面頰上有着白色的斑點，好像是什麼人給他塗上了白色的春天花朵的粉末。除了比爾金巴烏姆一個人把他的話當作讚美以外，大夥全都明白，格林塔爾是在開玩笑。他認為這些話是稱讚自己外表的，而餘下的一些話是稱讚他的性格的。其實比爾金巴烏姆的性情是大家公認很不好的。他原不是庫爾捷姆人。他來自維德捷姆的什麼地方，他在那邊把木筏從奧格爾河運往達烏噶夫，然後再由達烏噶夫去里加，從里加輾轉來到葉爾噶夫，接着到過庫爾基加和黎帕雅，最後給柴立克作雇農，就是這個柴立克，他渾身黃蠟蠟的、亂蓬蓬的，正單獨地站在一旁。

比爾金巴烏姆是個有名的大力士，很愛打架。他那樣地濫使自己的力氣，就好像美國百萬富翁的嬌生慣養的孩子花錢那樣——無論如何總是花不完。面頰紅紅的大力士站在那兒，用明亮的眼睛望着自己的共患難的伙伴們。

“嘿，簡直可以這麼說，哭比爾金巴烏姆的人將比我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人都要多，”斯克拉斯狄恩苦笑着說。“你以為怎樣，比爾金巴烏姆？在我家裏有妻子、男孩子和女孩子——他們三個一定會慟哭我的。而你呢，有幾個人會來哭你呢？”

比爾金巴烏姆冷笑了一下，聳聳肩膀。

“讓我們把魚拾起來吧，”格林塔爾喊道。一部分魚從柴立克的車上落在冰上了，“冰塊的邊緣什麼時候會裂開來，這是很難說的，因此現在每一條魚都是很寶貴的！”

漁夫們在冰塊上散開來，不大工夫又回到了車旁，把收拾起來的魚放進去。但是柴立克擋住車子，不讓任何人來放。

“這個你們自己留着吧，”他說。“車子裏掉出來的，就算丟了。”

“你這是幹什麼？你打算怎麼樣？”格林塔爾問。

“我是說，這輛車子是我的，別人和它毫不相干，柴立克回答說，一面鄭重其事地在雪橇邊上蓋好草蓆。

“他瘋了！”比爾金巴烏姆嚷道。“想來，他是想獨個兒吃掉這一車魚！”

“這是我的事，”柴立克斷然地回答。他的焦黃的臉好像變成一塊木頭了，眼睛活像是一隻懷着妬意的猴子。

比爾金巴烏姆冒火了。

“他滿以為，他一個人還是這些魚的主人哪！”他嚷道。“打車子上滾開，老不死的！”比爾金巴烏姆把自己拾來的魚扔在冰上，想用強力把柴立克從車邊拉開。但是這個老頭兒好像蜘蛛爬在蜘蛛網上似的牢牢地抓住了草蓆。

“放了他，比爾金巴烏姆，”格林塔爾說，並且站在他倆中間。“一切都得公平合理地來分。要是行不通的話，我們就向他買這些魚。”

比爾金巴烏姆放開了柴立克，他馬上又爬上了車子。但是漁夫們都突然覺得，比爾金巴烏姆可並不完全是這樣一個

不好的人。是誰甚至把這話說出聲來了。

只有古爾路姆站在一旁悶聲不響。他是一個冷酷寡情的人，並且也曉得，誰也不會指望他有什麼用處。現在他唯一担心的就是不要流露出任何懦怯的心理來，別給人作嘲笑的資料。他是一個高傲而易於動氣的人，他假裝不在乎，竭力掩飾他那絕望心情，只盼望着在沒有獲救的希望時，不要失掉理智，而要死得光榮。

近中午的時候，風和浪更緊了，冰塊開始喀嚓喀嚓地破裂。剛剛安靜一點的漁夫又變得憂鬱不堪了。

蓦地整個冰塊上發出了奇異的破裂聲。站在比爾金巴烏姆旁的卡爾林抓住了他的手。

“害怕嗎？”比爾金巴烏姆問道，勉強地笑了笑。

少年藍色的眼睛中充滿了絕望的神情。

“一定，冰塊……一定……”他說，並沒說出個原委來。

“冰在碎裂。要是我們一直能在這麼大一塊冰上漂蕩，那麼痛苦就少囉。”

“我跟你一塊兒！”

“還是留在自己的主人達爾達和亞尼斯身邊好。”

“不，我最好……”

“那好吧，隨你的便。”

少年緊緊地抓住比爾金巴烏姆的手。他們就這樣和其餘的人站在一起，惶惶不安地瞅着什麼地方冰會脫開去一塊。

當不祥的破裂聲再度響起時，比爾金巴烏姆下意識地抱住了卡爾林的脖子。他對這個少年感到一種親切的喜愛，少

年呢，也只有在他身上找到了保護。

“心跳嗎？”比爾金巴烏姆半開玩笑地問。

“不，我只覺得有點……我不知道……心口擰得怪緊……我並不害怕……我說隨它去吧……在劫難逃！”

在他的緋紅的瘦削的臉上，兩條微細的、從鼻子直到嘴角邊的皺紋愈益加深，使這孩子顯得蒼老了。

有一段時間，兩個人都默不作聲，接着卡爾林問道：

“而你怎樣啊？”

“什麼？”

“你的心裏感到怎樣？”

“我？也不怎麼好……這裏力氣可一點使不上，”他用一種抱歉的聲調說。

“你想，這會是怎麼個結局？”

“我怎麼知道呢？格林塔爾不是說過嗎？要漂上三四天。”

“你相信這個？”

“獲救的希望也很大。或許我們會碰到什麼船隻。”

“假使沒碰上呢？……”

“哼，那麼，那麼你自己該知道會怎樣的囉。”

少年默不作聲。只有兩個可能：生路或死路。但是他內心渴望着會有什麼第三條路，渴望某種突如其來的、不可思議的奇蹟。對於年青的、剛剛旺盛的生命來說，死，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冰筏越漂越遠，海在咆哮，冰的邊緣紛紛脫落。大塊大塊的冰愈加頻繁地從冰塊上脫下來，它們並排地漂蕩着，撞在大